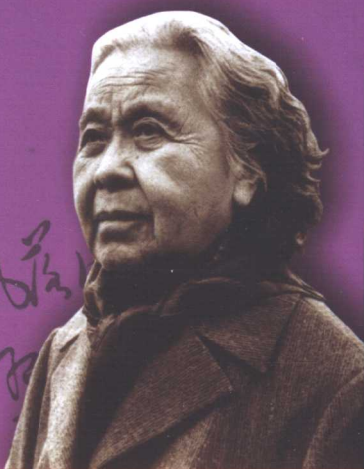


我所接触的暮年丁玲

杨桂欣 著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

胡上红旗新
西风漫卷
保国人物一时
川中闹宴
招待出市人
织第一技谈古例
三毛张精兵
陈国同向陈山东
川元元小姐
今日试收军



我所接触的暮年丁玲

杨桂欣 著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所接触的暮年丁玲 / 杨桂欣著. —北京: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, 2004. 8

ISBN 7-5043-4282-3

I. 我... II. 杨... III. 丁玲 (1904~1986) 生平事迹—1979~1986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37967 号

我所接触的暮年丁玲

作 者:	杨桂欣
责任编辑:	李晓霖
封面设计:	张一山
责任校对:	谭 霞
监 印:	陈晓华
出版发行:	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电 话:	86093580 86093583
社 址:	北京复外大街 2 号 (邮政编码 100866)
经 销: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:	北京海淀安华印刷厂
装 订:	涿州市西何各庄新华装订厂
开 本:	880×1230 毫米 1/32
字 数:	260 (千) 字
印 张:	12.25
版 次:	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	5000 册
书 号:	ISBN 7-5043-4282-3/K·126
定 价:	24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序

陈 明



序

2001年春节过后不久，也就是丁玲逝世15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，杨桂欣同志把他新写的《我所接触的暮年丁玲》和《丁玲周扬之间》的初稿送到我这里。像过去一样，他说得很坦诚：“关于《我所接触的暮年丁玲》必须请你审阅，没有你的认可，我是不会拿出去发表的。现在，你已经85岁高龄，工作很忙，而且患有白内障、青光眼、面部神经麻痹，视力下降得厉害，看到你左眼常常流泪，我真不忍心让你看这么长的稿子。但是，没有办法，这稿子要请你审阅！对《丁玲周扬之间》，你要是实在看不了，我可以读给你听。不急，你什么时候看完了，我来听取你的意见。你若不同意发表，我一定尊重你的意见。”

1979年初，丁玲和我回到北京以后，杨桂欣同志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《新文学论丛》，和社

长韦君宜同志到友谊宾馆来约稿，开始和我们接触，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。二十多年来，无论是丁玲健在的时候，还是丁玲走了以后，他都是我们的一个朋友，可以坦然放心地交谈。丁玲去世以后，十多年来，像丁玲在世一样，我们不但保持着来往，而且能够经常沟通思想，彼此提些意见和建议。

我读完他的《我所接触的暮年丁玲》，觉得他写的比较符合实际，没有编造，没有歪曲，是可以发表的；个别文字记述的不够确切，稍稍改动一下就行了。他当即接受我的建议，在我的桌前改了过来。近年来，新朋旧友撰写丁玲为人的纪实文字有了一些，杨桂欣的这本是他所接触的丁玲，也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丁玲的一个侧面。

目 录



序 陈 明 /1

丁玲的简历 /1

小引 /1

第一章 初识 /3

第二章 《“三八节”有感》收不收? /9

第三章 丁玲说:“我相信读者!” /18

第四章 丁玲回北大荒探亲 /27

(一) 在农垦总局 /28

(二) 蒲鸭河畔 /31

(三) 我请农场召开座谈会 /34

(四) 见面会 /41

(五) 宝泉岭 /44

(六) 回汤原 /50

第五章 我们还需要杂文 /55

第六章 原谅和不原谅 /68

第七章 “杨桂欣,你最大的缺点是不会做人!” /81

- 第八章 丁玲说：“谁叫我是个女人呢！” /97
- 第九章 面对流言蜚语的“围剿” /108
- 第十章 1985，丁玲的又一个“多事之秋” /123
- （一）刘绍棠副主编“闹稿” /123
- （二）听我倾谈，劝我服从工作需要 /133
- （三）舒群主编要退出《中国》 /147
- （四）丁玲说：“我们现在是骑虎难下！” /158
- （五）丁玲批评自己“看错了人！” /165
- （六）半年内，编辑部搬了三次家 /170
- （七）为经费操劳和美好的设想 /173
- 第十一章 丁玲在病房审定《中国》的稿件 /176
- 第十二章 《中国》倾全力为丁玲治丧 /189
- （一）丁老太太进了“ICU”重症治疗室 /189
- （二）《丁玲同志生平》是怎样写出来的？ /193
- （三）1986年3月15日的上午和下午 /203
- （四）我献给丁玲同志的挽联 /208

附录

反“左”的投枪和“伤痕文学”的精品

——评丁玲的《远方来信》 /209

惊异于袁良骏先生对丁玲晚年的“新”论

——“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”侧忆 /218

论丁玲的杂文 /223

务必坚持拨乱反正的历史结论

——在中国丁玲研究会针对《百年潮》杂志

发表《丁玲历史问题结论的一波三折》

一文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/246

丁玲的创作思想和语言艺术

——为马会芹编《丁玲情语》写的

前言 /262

“丁玲现象”的观与察

——为《观察丁玲》一书写的

前言 /281

丁玲和文学的工农兵方向 /297

丁玲和彝族作家李乔的故事 /323

一篇随意而作的学术随笔

——评《毛泽东对丁玲命运和

人格的影响》 /326

丁玲怎样主编《北斗》 /344

丁玲怎样对待“生和死”? /351

■ 后 记 /359





丁玲的简历

丁玲，姓蒋，名玮，字冰之，乳名小鹬，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10月12日生于湖南省常德县城外祖父余太守府。母亲余曼贞是余太守夫妇最宠爱的小女儿。丁玲自己的家在常德附近的临澧县黑胡子冲，父亲蒋保黔，字浴岚，曾留学日本，因身体不好和经济拮据没有毕业，1908年春天去世，给妻子留下的是说不清的债务，还有即将分娩的胎儿。

丁玲的简历



1911年，丁玲的母亲(右一)在常德女子师范学校与结为“金兰”之好友向警予(左三)等合影。



准备自学，钱用完了就去打工，或当家庭教师，或去工厂干活，实在不行就去街上以卖花为生。年底回到常德。

1923年夏天，丁玲和王剑虹返回南京，结识共产党人瞿秋白，在瞿秋白的劝说下进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。“上大”是以共产党人为骨干，由国共两党合办的学校。冬天，瞿秋白和王剑虹结婚，丁玲感到寂寞，回到常德母亲身边。1924年春天回上海大学继续读书。暑假回湘探母并准备上北京求学，因王剑虹病危匆匆赶到上海，这时候，王剑虹已睡进了



丁玲的简历



1919年，丁玲(左)和王剑虹就读于湖南桃源省立第二师范学校。

个子至少有一米九，架一副近视眼镜，虽然快到“耳顺”之年，却毫无老态，精力旺盛，工作起来如牛负重，奋然前行。我刚说完“知道”，老牛便小声告诉我（怕打扰别人午休）：那“材料”里面他和胡风的通信，是经过篡改了的。说完便回到他的桌前，伏案看稿。这使我如雷轰顶：既然是反革命的证据，反革命分子本人写的信，铁证如山，怎么会篡改呢？

我活了四十多年，经历过土地改革和反右派斗争，可从未听说过这类篡改罪证的事件！“文化大革命”当中揪“走资派”和打派仗的大字报以及油印或铅印的民间小报满天飞，什么“走资派”、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”的罪行材料铺天盖地，数不胜数，可那是不作数的呀，怎么能和“胡风反革命集团”的第三批材料相提并论呢？关于“叛徒、内奸、工贼”的中央文件所罗织的罪行，是捏造的，根本没有刘少奇的供词可供篡改！——尽管有这个印象垫底，但我仍然没有提出和他们同去看望丁玲的要求。老牛仍在控制使用之中，平反冤案的政策落实到他头上当需时日。我不是怕，而是因为不熟悉，还谈不上什么交情。同他们之间如此，和我想见的丁玲之间更是这样。

不日，黄沫带来了一份复写的材料，是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一个叫蔡恒茂的研究人员写的，内容就是他奉命去山西省长治市郊区老顶山嶂头村访问丁玲。从材料看，丁玲的生活和身体还可以，她想早日平反，回到革命队伍中来，为人民服务，为党工作。蔡恒茂请她谈文学史上“两个口号”的论争问题，她讲了她到陕北以后，毛主席找她谈过这个问题，主席讲的大意是两个口号——“国防文学”和“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”都可以用，不过后者有立场，前者没有立场。这样一来，我看望丁玲的心愿更强烈、更迫切了



1928年春天，丁玲和胡也频在杭州小住。



丁玲的简历

1928年10月，叶圣陶先生主动帮丁玲在开明书店出版了小说集《在黑暗中》，除上述两篇小说之外，还有《阿毛姑娘》和《暑假中》。

1929年1月，丁玲、胡也频及沈从文举债创办“红黑”出版社，年底因

经济困难而倒闭。1930年2月，胡也频为偿还“红黑”出版社的债务，到济南去教书，丁玲留在上海继续创作。4月间，她也赶到济南。在济南一所中学，胡也频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，组织学生进行文学活动。国民党当局要逮捕胡也频。5月，丁玲与他匆匆逃离济南，经青岛回到上海，经潘汉年介绍，夫妻一道加入刚刚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。

1931年1月17日，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胡也频被选为代表，去江西中央苏区参加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。在上海

去西郊？她什么时候住进了友谊宾馆呢？

在友谊宾馆，丁玲住在其北边的一幢普通楼房里，不高，是东北区2单元7217房间，好像在第三层。我们一进去才发现这是一个两居室的套间，没有会客厅，两间房子的面积差不多，一南一北对峙着，中间的过道很狭小，既不能会客，也不能吃饭，是地地道道的过道。我们由陈明引进南边那间，这里有两张单人床紧紧相连，两个单人沙发对床而立，一台黑白电视机放在南窗前头，是九吋的。好在我们的司机没有上楼，我们四人进得屋来，连座位也不够！陈明把北边屋子里的两把沙发座椅搬过来。丁玲坐在床边，一只胳膊支在被褥上；陈明站着，有时在两间房子之间走来走去，为我们沏茶、添水，还展示过他给丁玲做的挂在脖子上用的“写字台”。据说，这房子在20世纪50年代是供苏联专家住的。我想，专家当中，大概也是一般的小专家才住这种房子，大专家决不会在这里屈尊。

韦君宜稍事寒暄便直奔主题，丁玲则先表谢忱，接着便告诉我们：“我刚回北京不久，山西一家出版社就派来一个年轻的编辑同志，说他们准备印行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，稿酬从优。我当即告诉这位青年：感谢你们的关心，但是，这本书的版权属于人民文学出版社，在他们没有放弃这版权之前，我是不会随便答应任何一家出版社的。你们想做这件事，必须取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意。我不知道这位青年是不是去过你们那里交涉。现在，你们决定重印，我和陈明马上写信通知山西方面，请他们放弃这个计划。”

丁玲去世那年冬天，我和《中国》编辑部的几位同志以及丁玲的秘书王增茹，走访丁玲曾经工作和生活的地方——石家庄附近的宋村、阜平县的抬头湾，以及长治市郊老顶山的



嶂头村。在山西省作家协会的院子里，一个比我小几岁的中年人主动和我打招呼，告诉我他叫王东满，以前在山西一家出版社工作，后来调到省作协当专业作家了。1979年春天去北京找丁玲要求出版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的就是他。

20世纪90年代伊始，我去长治市办事，王东满和我同坐一辆汽车，从太原启程。他是去老家屯留县“挂职”生活和创作的。在汽车上，他告诉我：当时，他没有产生组稿失败的感觉，不但不沮丧，反而深受教育和鼓舞。他没有去找人民文学出版社交涉，估计他们是不会放弃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的版权的。王东满说：“丁玲同志要我去人民文学出版社交涉，使我很受感动。那时候，‘一切向钱看’的时髦风尚已经开始在神州大地流行，丁玲同志作为老作家、老党员，职业道德多么高尚啊！我们出版社当时没有考虑别的，只想通过出版这部长篇小说，给丁玲同志一点经济上的支援。她老人家受苦受难二十多年，从秦城监狱无罪开释，到长治养老，才有了每个月80元的生活费。回到北京安家，哪里不需要花钱呢。在嶂头，陈明刚刚得到补发的万把元工资，便捐给生产大队买拖拉机了，他们哪里还有很多钱呢？我们山西对丁玲同志是很有感情的，这不仅是因为她在嶂头村住了四五年，更是由于她在全民族抗击日寇的烽火刚刚燃起的岁月里，率领‘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’奔走和战斗在我们三晋大地！”

王东满这些有思想、充满激情的话语，使我久久难以平静：山西出版界的同志们想得多周到多细致啊，他们的心真好，真细！因为无缘通过其他途径支援丁玲而想到了出版她的作品，这正意味着革命人民在眷念着丁玲，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时候向她伸出温暖有力的援助之手！一个作家能这样

让人民群众惦念，比什么报酬都实惠，比什么荣誉都崇高。我告诉王东满：按照国家规定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只能给丁玲印数稿酬，有限得很，老太太只好自己掏钱买书赠送亲朋好友。到木樨地 22 号楼安家的时候，是 1979 年秋末，丁玲的工资仍然没有恢复到行政七级，仍旧靠长治每月给她邮寄 80 元生活费。安家所要花销的钞票，是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好朋友那里借的。没有什么豪华的摆设，只有客厅里的沙发是新买的，这是必不可少的嘛。

车子到了屯留县城，王东满精神饱满地提着行李下车，深情地向我告别，他说：“感谢丁玲同志让我们俩由陌路人成了朋友，而且可以随意交谈。再见！”

看着他步履匆匆的背影，我高兴地想着：他肯定会在丁玲走过的生活和创作道路上踏踏实实地前进……。

第二章



《“三八节”有感》收不收？

第二章 《“三八节”有感》收不收？

初识丁玲以后，不到半个月，我单独去友谊宾馆找丁玲。这次没有小汽车可坐，我只得骑自行车，从朝内大街往西北方向前进。好在是初夏时节，北京的狂风暴沙不再肆虐。那天下午，堪称天蓝日丽。

我这次去找丁玲，纯属完成公务。韦君宜早就吩咐了：丁玲的文论和杂文合集，请她自己编，书名也请她自己定夺。她还说：丁玲离开文坛二十多年，有些文章可能手头没有，她年事已高，要帮助她寻找这本书里所需要的篇章。如何编，我们不要插嘴。

我实在没有料到，丁玲把目录交给我的时候，第一句话就是要我提意见，还说，《“三八节”有感》虽然列在目录上，但她还是不想收到这本集子里去，考虑再三，才写进目录，请我发表意见，她再作决定。我一听便按捺不住自己：“怎么能够不收这一篇呢？无论从哪个方面看，《‘三八节’有感》都是中国杂文史乃至整个中国新文学史的名篇。这，不仅是因为它命运坎坷，而且更主要的在于它本身是站得住、行得远的。什么时候把妇女问题彻底解决了，女人完全是人；男